出曜經/卷二十九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出曜經卷第二十九

姚秦涼州沙門竺佛念譯

沙門品第三十三

比丘乞求，　以得無積，　天人所譽，

生淨無穢。

比丘乞求，以得無積者，乞食比丘恒作是念：「我今所求索者自足而已，不留遺餘計為財貨，設有遺餘尋施與人不留遺長。如佛律禁所說，父母年邁老病著床，及同學比丘久抱重患不堪行來，聽使乞索，不問多少供養老病。」是故說曰，比丘乞食，以得無積也。天人所譽，生淨無穢者，比丘執行少欲知足，到時乞求無所藏積，諸天衛護稱歎其德，名聞四遠靡不聞知。論此比丘生淨無穢，所以諸天稱歎其德者，持戒之人，死必生天增益諸天眾，減損阿須倫眾，是故說曰，天人所譽，生淨無穢也。

比丘為慈，　愛敬佛教，　深入止觀，

滅行乃安。

比丘執意行四等心，慈悲喜護愍念一切，愛敬三寶信心不斷，深入分別止觀所趣，在在乞求處處留化；所以除貪制意者，欲除世榮不貪利養，究盡生死滅諸惡行，度有至無乃謂永安。是故說曰，比丘為慈，愛敬佛教，深入止觀，滅行乃安也。

比丘盡諸愛，　捨愛去貢高，

無我去吾我，　　此義孰不親。

比丘盡諸愛，捨愛去貢高者，彼苦行比丘滅諸想著，欲色色色無色色、欲愛色愛無色愛，三界憍慢眾邪顛倒泓然除盡，是故說曰，比丘盡諸愛，捨愛去貢高也。無我去吾我，此義孰不親者，苦行比丘不滯三界，解知內外悉無有主，計我之人橫來求福，雖得從願後必墮落；在凡夫地不見吾我之人者，解知內外萬物虛寂，孰者吾我？吾我是誰？為人所繫及得罵詈，悉虛悉寂都無所有，為人所罵音聲來往，中間內外悉無所有。是故說曰，無我去吾我，此義孰不親也。

當知是法，　　身之出要，　　如象御敵，

比丘習行。

當知是法，身之出要者，習行比丘得博採眾要，擇脩善德以補不及，如人欲所至必由其徑，求道窠窟必有其路，出要路者四諦真如是。是故說曰，當知是法，身之出要也。如象御敵，比丘習行者，如彼暴象飲以醲酒奔逸向敵，雖被刀射至死不退，要有所擒及還本營。所以然者，畏上御者不畏外寇：習行比丘亦復如是，要從導師承受苦教，隱在心懷反覆思惟不失義跡。是故說曰，如象御敵，比丘習行也。

人不壽劫，　　內與心諍，　　護身念諦，

比丘惟安。

夫脩學之人得四神足晝夜脩習，意欲住壽一劫若過一劫，隨意所念則無有難，離諸縛著常與心諍，不使流馳斷諸悕望，去是非意與欲永別，亦復不見三界窠窟，然後乃應無虧損行，是故說曰，人不壽劫，內與心諍，護身念諦，比丘惟安。

念親同朋友，　　正命無雜糅，

施知應所施，　　亦令威儀具，

比丘備眾行，　　乃能盡苦際。

行人成就皆由朋友，功成德滿稱過四遠，稟受之人日有其新，所行真正不著外部，所出惠施，施佛比丘僧與師及諸尊長。所以然者？斯等諸人皆有威儀，執諸禮節知苦之所由。是故說曰，念親同朋友，正命無雜糅，施知應所施，亦令威儀具，比丘備眾行，乃能盡苦際。

手足莫妄犯，　節言慎所行，

常內樂定意，　守行謂比丘。

世多有人凶暴為惡，手捲相加遂致傷害，內恣六情，著色聲香味細滑之法。如斯之人雖得為道，不應法行，進無脩道之法，退失賢聖之儀，如擔死人種，無所復中直。此比丘等亦復如是，能自專意所行隨順，坐禪定意六時行道，不失本行，是故說曰，手足莫妄犯，節言慎所行，常內樂定意，守行謂比丘也。

樂法欲法，　思惟安法，　比丘依法，

正而不費。

學人脩行分別諸法，見法得法深入觀法，若坐若臥眾神往來思惟安法，比丘依法乃得滅度，於諸聖道益而無費，日有增益終無減損，亦使正法久存於世，是故說曰，樂法欲法，思惟安法，比丘依法，正而不費也。

當學入空，　比丘靜居，　樂非人處，

觀察等法。

執行之人觀此五陰，計為是常牢固不敗，不能捨離興於塵勞，然執行之人，分別五陰內外悉空，正使在于曠野之中樹下塚間，思惟法本求於道果，先當習空乃應道真。昔諸道人室內坐禪空行，須菩提在外求索開門，內人應曰：「汝是誰乎？」須菩提對曰：「世人假名須菩提者也。」人所樂者，彈琴皷瑟作倡伎樂，此是人所樂，非人所樂者，禪定數息繫意在一，非人所念。是故說曰，當學入空，比丘靜居，樂非人處，觀察等法也。

當制五陰，　服意如水，　清淨和悅，

為甘露味。

初學之人觀此五陰，皆當壞敗無一可貪，分別諸持悉不牢固，意均平等顏色和悅，清淨無瑕盡諸苦際，是故說曰，當制五陰，服意如水，清淨和悅，為甘露味。

如彼極峻山，　　不為風所動，

比丘盡愚癡，　　所在不傾動。

猶若安明山不為四種風所傾動，盡癡比丘亦復如是，不為色聲香味細滑之法所動，是故說曰，如彼極峻山，不為風所動，比丘盡愚癡，所在不傾動也。

一切名色，　　非有莫惑，　　不近不愛，

乃為比丘。

名色六入，行者之所棄，我所非我所都無所有，不近於危嶮之法。法有種種，或有真實或有危嶮，所謂真正者諸度無極，所謂危嶮者世俗常則。比丘具足此者乃謂應真，是故說曰，一切名色，非有莫惑，不近不愛，乃為比丘。

比丘非別，　　慢誕無戒，　　捨貪思道，

乃應比丘。

息心非別，　　放逸無信，　　能滅眾苦，

為上沙門。

爾時世尊，到時持鉢整頓衣服，徑向乞求婆羅墮者婆羅門所。爾時梵志遙見世尊，梵志自歎說曰：「我亦乞士君亦乞士，二乞士中何者為勝？」爾時世尊便說此偈：

「比丘非別，　　慢誕無戒，　　捨貪思道，

乃應比丘。

「息心非別，　　放逸無信，　　能滅眾苦，

為上沙門。」

爾時梵志聞斯偈已，即以所有財貨施於世尊。爾時如來尋不受之，語梵志曰：「我今所說非歌頌所讚，何緣取汝所施之物？」梵志白佛：「不審今者以此所施為付何人？」世尊告曰：「汝今持此所施持著淨處，若著無草之地，若著清淨水中。」爾時梵志受如來教，即以所施寫著水中。是時，水中自然涌出，作若干種聲，漸漸於中出大光明。梵志見已踊躍歡喜不能自勝，如來即說真如四諦，尋於坐上諸塵垢盡得法眼淨。

比丘得慈定，　　承受諸佛教，

極得滅盡跡，　　無親慎莫覩。

比丘得慈所在解脫，分別萬行無事不達。設復有人見眾生之類，步兵象兵馬兵車兵共相鬪訟，入慈之人愍彼不及，拔濟眾生至無為岸，猶如平稱平等無二。於如來所得四堅固之心不可傾動，猶如最勝長者及以比丘覩佛無厭足，正使化佛在其前者，亦不能使心有所傾動。行人得滅盡之跡無復眾惱，知可近知近可從知從，如是行蹤跡，滅行則為本。略說其要，如是結使本為火之所燒，如是漸以次斷諸結使源，如是頗有梵志無乃至於泥洹。

心喜極歡悅，　　如以愛念者，

比丘多熙怡，　　盡空無根源。

彼修行之人，歡喜踊躍無有懈怠，聞喜不以為歡，聞惡不以為慼，比丘入定無有錯亂，恒自思念，從無數劫以來，修行眾德不失行本，究盡空源無邊無崖，是故說曰，心喜極歡悅，加以愛念者，比丘多熙怡，盡空無根源。

息身而息意，　　攝口亦其善，

捨世謂比丘，　　渡淵無有礙。

彼修行人執持威儀不失其則，護口四過無所違失，不使其心有所流馳，所說言教無有麤獷，先笑後言適可人情。捨世謂比丘，何者為比丘？所謂比丘者，離色聲香味細滑法，去婬怒癡，是故說曰，息身而息意，攝口亦其善，捨世謂比丘，渡淵無有礙也。

無禪不智，　　無智不禪，　　道從禪智，

得近泥洹。

夫人學問，先從誦四阿含三藏具足，然後乃名稱為禪定，此是世俗之智。無智不禪者，無漏慧觀必有所至無有罣礙，設有二事具足者，便近於泥洹，是故說曰，無禪不智，無智不禪，道從禪智，得近泥洹。

禪無放逸，　　莫為欲亂，　　無吞洋銅，

自惱燋形。

如彼脩行之人攝身口意，少欲知足不大慤懃，雖得衣被飲食床臥具病瘦醫藥，趣自支形不慕世榮，威儀禮節不失其度，床臥坐具恒知止足，莫受後世洋銅灌口，是故說曰，禪無放逸，莫為欲亂，無吞洋銅，自惱燋形。

能自護身口，　　護意無有惡，

後獲禁戒法，　　故號為比丘。

夫人習行，身不行惡、口不罵詈、意不妬嫉，具此三者乃為比丘。是故說曰，能自護身口，護意無有惡，後獲禁戒法，故號為比丘也。

諸有修善法，　　七覺意為本，

此名為妙法，　　故曰定比丘。

如彼行人善脩其法，先得無漏盡苦之源，便得七覺意華，漸至無為得近泥洹。是故說曰，諸有脩善法，七覺意為本，此名為妙法，故曰定比丘也。

如今現所說，　　自知苦盡源，

此名為善本，　　是無漏比丘。

於現法中而自觀了，求其巧便盡於苦際，所謂盡苦際者滅盡泥洹，是故諸根具足成就無漏行，所行如意無所違失。是故說曰，如今現所說，自知盡苦源，此名為善法，是無漏比丘也。

不以持戒力，　　及以多聞義，

正使得定慧，　　不著於文飾，

比丘有所持，　　盡於無漏行。

夫人習行，不但精進忍辱一心智慧求於解脫，亦復不以多聞解慧知內外法至於無為，要得世俗定意，然後至於妙際，或在山野空閑之處，與善知識相遇，說其正徑不說邪路。比丘當知此行習無漏法，所以盡苦際者，皆是漏盡羅漢，須陀洹、斯陀含、阿那含猶尚涉諸苦惱。是故說曰，不以持戒力，及以多聞義，正使得定意，不著於文飾，比丘有所持，盡於無漏行也。

當觀正覺樂，　　勿近於凡夫，

觀此現世事，　　分別於五陰。

如彼學人觀正覺樂，以自娛樂不近於凡夫。所以然者？非彼境界所有。觀此世事者，知眾生之類生者滅者進退所趣，知苦所由，分別五陰成敗所趣，是故說曰，當觀正覺樂，勿近於凡夫，觀此現世事，分別於五陰。

為之為之，　　必強自制，　　捨家而解，

意猶復染。　　行懈緩者，　　勞意弗除，

非淨梵行，　　焉致大寶？

執行之人興諸想著起結使本，或有分別計有今世後世之累，於苦而不自免，比丘莫著此，自謂清淨之行。諸有沙門婆羅門不知出要之法，我不說此人應得度也。所以然者？不離縛著之所致。比丘當知，非有而言有，此習邪見非真諦法。何以故？皆由五陰身本而興此病，以有此病復生惡行，由此諸病不得盡苦際。比丘當知究盡其源，解知無常為變易法。

夫學之人觀此法者，無堅無牢為無有要，解知無身則知生死，不以為死魔之所沮壞，以得勝彼更不造有，盡一切之有，此名苦際更無有上。

心得永休息，　　比丘攝意行，

以盡老病死，　　便脫魔縛著。

如彼行人永盡諸結，意所染著不復造行，色聲香味細滑之法不復在懷，自知罪畢更不受胎，永離魔界亦不與欲塵相應，是故說曰，心得永休息，比丘攝意行，以盡老病死，便脫魔縛著。

心以得永寂，　　比丘攝意行，

以盡老病死，　　更不復受有。

有者生死之累，所以沈漂周旋五道者，皆由意惑不盡其源故，是故說曰，心以得永寂，比丘攝意行，以盡老病死，更不復受有。行人執意多有所濟，常求方便以自濟渡。

以斷於愛根，　　比丘攝意行，

以盡老病死，　　更不復受有。

愛之為病多所危害，欲界愛者其事有二：一者食愛，二者欲愛。色界無色界禪味愛。是故說曰，以斷於愛根。

無有結使心，　　比丘攝意行，

以盡老病死，　　更不復受有。

所謂結使者，眾行之本漏諸穢濁，是故說曰，無有結使心，比丘攝意行，以盡老病死，更不復受有。

不以斷有根，　　比丘攝意行，

以盡老病死，　　更不復受有。

以度生死，更不受有。

比丘攝意行，　　以盡老病死，

更不復受有，　　以脫於魔界。

永離於魔界，更不處於欲界，以脫永脫更不受有。

以勝叢林刺，　　及除罵詈者，

猶如憑泰山，　　比丘不受苦。

以勝叢林刺者，此名為色聲香味細滑法，更復有者，何者為林刺？所謂林刺者，婬怒癡病最為根本，唯有諸佛世尊乃能除耳。設彼罵我，解知無形，內自思惟，身為苦器內外無主，分別此身何可貪樂？一病以發，四百四病同時俱作，此名身之內患。所謂外患者，荊棘叢林誹謗之名毀形污辱，或被撾打，如斯之類從外而至，或被蚖蛇毒害百足之虫，此皆外事來逼其身。猶若泰山，不用幻呪奇術之法所可移動，是以比丘欲得離眾苦之本，唯有真如四諦。彼比丘不知苦樂，所謂不知苦樂者，苦至不以為酸楚，樂到不以歡娛。是故說曰，以勝叢林刺，及除罵詈者，猶如憑泰山，比丘不受苦。

不念今後世，　　觀世如幻夢，

比丘勝彼此，　　如蛇脫故皮。

猶若明行人，意知今世後世變易不停，是故說曰，不念今後世，觀世如幻夢，比丘勝彼此，如蛇脫故皮。

能斷愛根本，　　盡竭欲深泉，

比丘勝彼此，　　如蛇脫故皮。

所以說此喻者，欲使行人知其深淺，料量正行皆順於法。爾時世尊訓以道德，恐後眾生不別愛本，是故演說知其出源。是故說曰，能斷愛根本，盡竭欲深泉，比丘勝彼此，如蛇脫故皮。略說其要，欲怒癡憍慢亦復如是，著欲者說其欲，著瞋者說其瞋，著騃者說其騃。

能斷於五欲，　　斷於欲根本，

比丘勝彼此，　　如蛇脫故皮。

猶如有人身被五繫，愁憂苦惱無復情意，後得蒙赦得免危厄。是以如來為喻，欲使後生審知明白，是故說曰，能斷於五欲，斷於欲根本，比丘勝彼此，如蛇脫故皮。

能斷於五結，　　拔於愛欲刺，

比丘勝彼此，　　如蛇脫故皮。

所謂五結者，貪欲結、瞋恚結、睡眠結、調戲結、疑結，覆蓋人心使不覩慧明，使人盲冥不覩光明，滅於智慧永斷諸趣，不得至於泥洹。是故說曰，能斷於五結，拔於愛欲刺，比丘勝彼此，如蛇脫故皮。拔於愛欲刺者，刺有三義：欲刺、恚刺、無明刺，盡斷無餘更不復生，無起滅法見斷五蓋。是故說曰，拔於愛欲刺也。

諸有無家業，　　又斷不善根，

比丘勝彼此，　　如蛇脫故皮。

彼修行人執苦來久，脩菩薩德終日不捨，捨家出學不貪世榮，是故說曰，諸有無家業，又斷不善根，比丘勝彼此，如蛇脫故皮。

諸不有熱惱，　　又斷不善根，

比丘勝彼此，　　如蛇脫故皮。

所謂熱惱者，一者欲熱惱，二者瞋恚熱惱，三者愚癡熱惱，三熱惱中恚最為上，火所焚燒從欲界乃至初禪地；三毒熾火燒欲界至無色界，能滅此三毒界者，乃為第一無為之樂。是故說曰，諸不有熱惱，又斷不善根，比丘勝彼此，如蛇脫故皮。

斷欲不遺餘，　　如拔不牢固，

比丘勝彼此，　　如蛇脫故皮。

人之著欲無不喪命。所以然者？皆由意斷心惑之所致。是以聖人先制婬欲。是故說曰，斷欲不遺餘，如拔不牢固，比丘勝彼此，如蛇脫故皮。略說其要，貪欲瞋恚愚癡憍慢，亦復如是。

愛生而流溢，　　猶蛇含毒藥，

比丘勝彼此，　　如蛇脫故皮。

人隨愛意不自禁制，漸從欲界乃至三有，流轉五趣不離四生。所以論比丘勝彼此者，彼者六塵此者六情，比丘能滅彼此者，如蛇脫故皮。

諸有斷想觀，　　內不造其心，

比丘勝彼此，　　如蛇脫故皮。

觀有三觀：欲觀、恚觀、無明觀，能滅此者乃謂為道士。是故說曰，諸有斷想觀，內不造其心，比丘勝彼此，如蛇脫故皮。

持戒謂比丘，　　有空乃行禪，

行者究其源，　　無為最為樂。

比丘執行以威儀為本，戒以檢形服以法衣，所行法則不違先聖，有空定意然後名為禪，不捨假號。如彼行人受則信解分別其義，求於無為快樂之處，無有飢寒苦惱之患。是故說曰，持戒謂比丘，有空乃行禪，行者究其源，無為最為樂也。

比丘憂忍憂，　　分別床臥具，

當念無放逸，　　斷有愛無餘。

比丘修行，處樂不以為歡，遭難不以為苦，利衰毀譽無增減心，在閑靜處一意端坐心不流馳，斷諸結使念無想著，是故說曰，比丘憂忍憂，分別床臥具，當念無放逸，斷有愛無餘也。

出曜經梵志品第三十四

所謂梵志，　　不但倮形，　　居嶮臥棘，

名為梵志。

爾時有一比丘至世尊所，頭面禮足白世尊言：「唯然世尊！自今以後，聽諸弟子皆悉倮形不著衣服。」世尊告曰：「咄！愚所戾不應法律，此梵志之法，非是內藏所修行也。人懷慚愧，便有尊卑高下，知有父母兄弟，何為復說倮形行世？」爾時復有一異比丘詣佛所，頭面禮足白世尊言：「唯然世尊！自今以後，聽諸道人各留頭髮。」佛告比丘：「咄！愚所戾不應法律，此梵志之法，非是內藏所修行也。」復有異比丘詣世尊所，頭面禮足前白世尊言：「唯然世尊！聽諸道人皆白灰塗身。」復有異比丘白世尊言：「自今以後聽諸道人服氣不食。」復有比丘白世尊言：「自今以後聽諸道人倮形露地臥。」

世尊告曰：「咄！愚所戾。」復有異比丘頭面禮足白世尊言：「唯然世尊！自今以後，聽諸道人在浴池沐浴清淨。」佛告比丘：「不以此法得至于道。」

棄身無猗，　　不誦異言，　　兩行以除，

是謂梵志。

昔佛在波羅奈國仙人鹿野苑中。爾時世尊度五比丘未經數日。爾時波羅奈國有一長者，名曰夜輸，種姓豪族饒財多寶，顏貌端正世之無雙。欻一日之中得非常觀，自觀家里男女之屬，斯如死身無一可念，視己形體塚間無異，即從坐起並作是說：「惑愚至深不別幻化。」爾時長者即自捨家逃走出城，脫琉璃履屣價直一萬，即渡江水奔趣世尊，頭面禮足在一面立尋白佛言：「世事多故變易非一，萬物幻化不可恃怙，我今自歸，欲求無為安樂之處。」佛告長者：「善哉善哉！族姓子！賢聖法中甚大寬弘，正是汝身之所願樂。」爾時長者聞如來教，歡喜踊躍不能自勝。爾時世尊漸與說法，所謂論者，施論戒論生天之論，欲不淨想，漏為大患。爾時長者聞斯法已，即於坐上諸塵垢盡得法眼淨，彼以見法得法成就諸法，即從坐起重自歸命，頭面禮足白世尊言：「唯然天中天！聽在道次出家學道。」佛告長者：「善來比丘！」鬚髮自落自然法服，重聞說法得羅漢道。爾時長者家中父母兄弟男女，儀從嚴駕象馬追跡，求覓夜輸長者，到江水側見琉璃履。父自思惟：「我子將渡江水必然不疑，所以知其然，今脫此琉璃履價直億萬，吾今渡江所在求覓。」即渡江水，遙見世尊光相炳然，至世尊所頭面禮足，白世尊言：「唯然世尊！頗見夜輸童子遊此過乎？」佛以神足隱彼夜輸比丘使父不見，佛告長者：「汝今求子不如自求，汝但速坐吾與汝說法。」長者尋坐，佛為說法，即於坐上諸塵垢盡得法眼淨。爾時世尊即捨三昧使父見子，父告子曰：「汝速還家，汝母愁苦恐汝不還。」佛告長者：「止止長者！勿作斯語。云何長者！如有修行之人，本在學地愛欲未盡，後得無學離於學地，欲使無學之人習於學法，於長者意云何！為可爾乎？」長者對曰：「不也。世尊！」佛告長者：「汝子今日以得無著住無學地，長者當知以得無著，焉得還家習於五欲？」長者聞之歡喜踊躍，即起禮子五體投地，自歸真人永無所著。爾時世尊即與長者而說斯偈：

「棄身無猗，　　不誦異言，　　兩行以除，

是謂梵志。　　今世行淨，　　後世無穢，

無習無捨，　　是謂梵志。」

人執邪見至死不改，計常之人不與斷滅見相應，斷滅見不與計常見相應，能捨此見不著三世，是故說曰：「今世行淨，後世無穢，無習無捨，是謂梵志。」

若猗與愛，　　心無所著，　　已捨已正，

是滅終苦。

初習行之人雖在學次，未能分別思惟道果一一明了不失其緒，未獲者獲、未得者得，是故說曰，若猗與愛，心無所著，已捨已正，是滅終苦。

諸有無所猗，　　恒習於正見，

常念盡有漏，　　是謂為梵志。

猶如大象從寸孔出，欲得出城門不容象，眾人見之各各驚愕，謂彼象曰：「汝今出於寸孔往來無難，然欲出城反更不受。」是以聖人借以為喻，眾生之類雖得出家脩習道法，不能盡有漏成無漏，心解脫智慧解脫，是故說曰，諸有無所猗，恒習於正見，常念盡有漏，是謂為梵志。

愚者受猥髮，　　并及床臥具，

內懷貪濁意，　　文飾外何求？

愚者不自覺長養其髮，所以剃髮者剃其結使，非但剃髮，愚人執迷長養其髮以為文飾。過去恒沙諸佛之法，各各相授，剃除鬚髮法服齊整，自古有之非適今日。今日愚人貪著臥具，然我法中制以三衣不畜遺餘，樹下塚間以此為常，廣說如其本。內懷邪見興貪濁意，外自文飾謂為無瑕，捨迷就道其法不惑，是故說曰，愚者受猥髮，并及床臥具，內懷貪濁意，文飾外何求也。

被服弊惡，　　躬承法行，　　閑居思惟，

是謂梵志。

脩行之人，被服麁惡不著文飾，思惟法行無所貪求，節言省語不鬪亂彼此，是故說曰，被服弊惡，躬承法行，閑居思惟，是謂梵志。

見癡往來，　墮塹受苦，　欲單渡岸，

不好他語，　唯滅不起，　是謂梵志。

夫人執癡意不開悟，亦復不能越次取證，恒在嫌疑不淨之地，此則非淨行之人。斷諸有漏永盡無餘，是謂梵志。是故說曰，見癡往來，墮塹受苦，欲單渡岸，不好他語，唯滅不起，是謂梵志。

截流而渡，　無欲如梵，　知行以盡，

是謂梵志。

若使以水沐浴其身得至於道者，水性之類皆稱於道，但非沐浴而至於道，分別諸法審諦其義，清淨無瑕眾結智行永盡無餘，是故說曰，截流而渡，無欲如梵，知行以盡，是謂梵志。

不以水清淨，　多有人沐浴，

能除弊惡法，　是謂為梵志。

夫人沐浴不能去腹裏垢，盡除惡法更亦不造，乃名為梵志。是故說曰，不以水清淨，多有人沐浴，能除弊惡法，是謂為梵志。

非剃為沙門，　稱吉為梵志，

謂能滅眾惡，　是則為道人。

所謂沙門者，未必剃除鬚髮，內有正行應於律法乃應為沙門。夫為梵志，終日稱吉得生

梵天者，見人盡當生於彼處，但彼稱吉生於梵天，謂能滅眾惡修清淨行。是故說曰，非剃為沙門，稱吉為梵志，謂能滅眾惡，是則為道人。

彼以無二，　　清淨無瑕，　　諸欲結解，

是謂梵志。

盡捨一切弊惡之法，出入行來周旋之處，言不及殺、不害一切無所傷損，清淨無瑕永無諸縛，是故說曰，彼以無二，清淨無瑕，諸欲結解，是謂梵志。

出惡為梵志，　　入正為沙門，

棄我眾穢行，　　是則為捨家。

梵志之行去諸惡法，內外清徹眾穢永盡，不懷悕望貢高於人，意定不移覺寤一切諸法之本，梵行已立所作已辦，更不復受有，脩清淨行無所遺失，是故說曰，出惡為梵志，入正為沙門，棄我眾穢行，是則為捨家。

人無幻惑意，　　無慢無愚惑，

無貪無我想，　　是謂為梵志。

人之在世不懷幻惑，梵志自謂言：「百劫一過大海之中，自然有幻惑食噉天下人。」去諸憍慢不興著想，如來，至真，等正覺，離世八法不染於世，亦名為比丘亦名為沙門亦名佛。是故說曰，人無幻惑意，無慢無愚惑，無貪無我想，是謂為梵志。

我不說梵志，　　託父母生者，

彼多眾瑕穢，　　滅則為梵志。

所謂梵志從父母生多諸瑕穢，或復出家離諸世俗，脩清淨行無選擇施，平等無二不雜想施，或復施時求作國王生天，此名雜想之施。無雜想施者，盡為一切不自為己。是故說曰，我不說梵志，託父母生者，彼多眾瑕穢，滅則為梵志。

身口與意，　　淨無過失，　　能攝三行，

是謂梵志。

出言柔和初無罵詈，分別義趣如掌觀珠，音響清淨聽者樂受，多所成就，淨無過失不觸嬈人，是故說曰，身口與意，淨無過失，能攝三行，是謂梵志。

見罵見擊，　　默受不怒，　　有忍辱力，

是謂梵志。

擊人得擊罵人得罵，皆由不忍致此患害，夫能忍者戰中為上，忍為良藥能愈眾病，若有罵者默然不對。是故說曰，見罵見擊，默受不怒，有忍辱力，是謂梵志。

出曜經卷第二十九